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列 宁：在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
俄国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状况的报告

斯大林：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

让 历 史 来 裁 判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传略选载

俄国民粹派纲领性文献

马 列 著 作 编 译 资 料

第 十 辑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 大 林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125印张 188,000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200

书号 17001·68 定价 0.80元

(内 部 发 行)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十辑 目 录



在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俄国的

国际形势和经济状况的报告(1920年3月13日).....列 宁(1)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1929年5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美国问题的三次

讲话).....斯大林(15)

恩格斯的手稿《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

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与蒲鲁东主义的论战的意义.....埃·加兰代尔(40)

卡·马克思的《自白》.....达·梁赞诺夫(47)

阿道夫·克路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战友.....B·H·波斯别洛娃(61)

列宁——经济战线上的领袖.....伊·伊·拉德琴柯(85)

列宁起草改组消费合作社提纲的经过.....И·А·法鲁丁(119)

让历史来裁判(摘译)

——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罗·麦德维杰夫(131)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传略选载

EG10/10

保尔·布鲁斯传	(161)
贝努瓦·马隆传	(170)
俄国民粹派及其纲领简介	宋洪训 (179)
俄国民粹派纲领性文献	
我们的纲领	巴枯宁、茹柯夫斯基 (189)
革命宣传纲领	彼·阿·克鲁泡特金 (191)
前进，我们的纲领！	彼·拉·拉甫罗夫 (194)
敲起警钟！	彼·尼·特卡乔夫 (203)
《土地和自由》杂志纲领	谢·米·克拉夫钦斯基 (207)
“土地和自由”社纲领	(213)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	(221)
土地平分社宣言	格·瓦·普列汉诺夫 (226)
土地平分	格·瓦·普列汉诺夫 (227)
民意党工人党员纲领	(237)
人民党纲领	(246)
民意党恐怖派纲领	(250)
· 书 讯 ·	(257)

在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¹上 关于俄国的国际形势 和经济状况的报告*

(1920年3月13日)

列 宁

我们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尽管对与会者这样说会令人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大家非常了解并深切感到目前形势的严重性，特别是在严寒肆虐、物资匮乏的冬末。不管多么令人奇怪，但事实非常客观地证明：我们对所有协约国即所有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我们越是研究资产阶级的即西欧和美国的报刊的反应，尤其是资本家报刊以及其中最敌视苏维埃共和国的那部分报刊的反应，就越是清楚地看到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在决定全力帮助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时候就认识到，他们是在反对自己家里的革命，是在反对世界革命。在两年的斗争中，他们挥霍了亿万金元来资助俄国的白卫分子，开办俄国军官学校，把自己的人成千成万地派进白卫军，把俄国俘虏也成千上万地遣送给白卫军。白卫分子得到

* 这是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报告，译自《列宁文集》(«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第38卷1975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了所有最强大的、统治着全球的国家的支 持。美国的势力在世界上无所不到，不管从金融方面即银行方面说，还是从军事方面说，都是这样。德国的海军曾是美国的唯一敌手；但现在，当美国大量建造舰艇，英国又同它结成同盟的时候，无论哪一个强国要在海上[同它们]作任何较量都不可能了。从军事力量角度看，较量看来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些强国就是在目前也比我们强大许多倍。如果它们能把全部兵力用来打我们，那么，几个月就可以决定苏维埃俄国的命运。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所有的列强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撤走；现在，在撤除了包围之后，在撤除了封锁之后，它们又互相掣肘，仍然反对我们的国家就只剩下一个波兰了。

波兰的地主在极力炫耀武力。我们清楚地知道，几乎每天都有军火列车从西欧开到华沙。不待说，西欧帝国主义当然不想把已经铸成炮弹、大炮等等的那一大堆钢铁白白扔掉。正如一个新闻记者在一 家报纸上所说的那样；他们有他们的盘算：如果我们把这些大炮和炮弹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连五个戈比也卖不到；而如果把它们卖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那就能赚大钱，因为，过去把这一切交售给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卢布赚一个卢布的话，那么现在就能一个卢布赚十个卢布。从商业的观点看，从自由贸易的观点看（我们的孟什维克至今还抱这种观点），账不可能有另外的算法，因为不这样算，他们就会完全丧失脱手的机会。可是到了不久以前这一切统统落入我们手中的时候，资本家就一个个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商人打错了算盘，他们扔掉了几亿卢布；要是他们象德国人沉掉自己的船只那样把这一切都沉到水里就好了，可他们干得更糟糕，把这一切都奉送给了布尔什维克（掌声）。目前，贸易是这样进行的：大炮、步枪天天往华沙运，交给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而波

兰的地主和资本家除了卖掉土地、大批抛售或零星出卖股票外，没有别的可用来偿付。

直到目前，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还能蒙骗波兰群众。其所以能够，是因为在沙皇时代波兰是受压迫的，那里对“莫斯科佬”的仇恨心理仍然存在。但是，波兰是一个遭到极度破坏的国家。你们知道，波兰因帝国主义战争受到的苦难比其他国家深重得多。俄国军队也好，德国军队也好，都曾多次通过它的领土，整个整个的村庄都毁灭了，而就在这样一个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地主和资本家企图把局面支撑下来，办法就是靠出卖土地和股票换取协约国的武器，指望能加强自己军队的实力，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要打仗。情况就是这样：无论是谁，我们也好，波兰的代表人物也好，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要打仗。不过为了获得更多的弹药，他们摆出一副想要打仗的架势。那里有许多党派叫嚣必须同布尔什维克打仗；他们说：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同苏维埃俄国共存；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波兰地主就是这样议论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大财主的利益，也主张同俄国打仗。但是，波兰的小资产阶级象波兰的无产阶级一样是不想打仗的。因为，如果全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想打仗的话，按常理说，当邓尼金盘踞奥廖尔城下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以帮助。结果会怎样呢？邓尼金在俄国是沙皇的将军，是地主，既然如此，他就会重新推行俄国资本家的那套政策，即克伦斯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推行过的那套政策，也就是不承认小国自治，缔结曾被布尔什维克揭露过的秘密条约（当时答应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交给地主作为他们战胜德国人的报酬）。邓尼金的胜利就会成为波兰的失败，因为法国永远不会保护波兰。

法国需要沙俄来保护它，来威胁德国。法国最希望俄国恢复

君主制。英国之所以惧怕沙俄，是因为英国曾是俄国的主要敌手。当初两国瓜分过波斯，但现在英国要独“吞”波斯，还力图“吞”掉几乎整个高加索。我们一战胜邓尼金，就造成了法国开始对抗英国的局面。法英两国之间已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尽管它们自称国际联盟，但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根骨头打架的两条狗。口头上它们是民族联盟、国际联盟等等，实际上它们并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

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支援。法国、德国的工人拒绝同我们作战。英国士兵撤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我们的广泛的战线在得到巩固，而我们的敌人却象疯狗一样在互相撕咬。这就使我们能在一个遭到最严重破坏的国家里坚持斗争两年之久，使我们能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受住了全世界所有地主和资本家支持的国内战争的考验而且取得了胜利。

现在有许多人问，为什么当时发生了战争？以前人们不愿提出这个问题，但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保持书报检查制。于是揭露开始了。我们一下子完成的业绩，目前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逐渐地传开了。

去年美国人布利特来过这里。我们对他说，只要缔结和约，我们甘愿在领土问题上让步……但当有人问劳合-乔治²，是否有人向他提出过这种和约时，他撒了谎，说他从未听说过这种和约。结果美国出了布利特的小册子，发表了我们的条约草案。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者被布利特当作头号笨蛋揭了出来。他们竟不接受和约，而把几亿金钱和几十万人员作为赌注输掉。前不久，法国公布了前奥皇向法国建议媾和而开始的同法国谈判的情况。当时托马³在法国，他知道这次谈判的情况，但秘而不宣，结果法国失去了极大的好处，任何一个国家也给不了它那么多的。这些揭露表明，

1916年就有可能媾和，但资本家不愿意。而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又处在不愿同布尔什维克缔结和约的境地。但是我们说，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词，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会不站在苏维埃政权这一边。这就使协约国丧失了同我们作战的可能性。国际形势就是如此。

它们都貌似强大而实则虚弱，它们没有兵员。它们之间每天都在互相揭露，斗争使得它们你揭露我、我揭露你。日本参战最少而发财最多。世界上只有美国的国土上没有见到一兵一卒；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也欠美国大量的债。战前是美国欠法国和英国的债，战后是它们欠美国的债。直到现在，人们总是对工人农民说：德国人会偿付的。可是现在连傻瓜也看到：不管它们怎样掠夺德国，德国什么也不会偿付，因为一个没吃没穿的人身上是没有东西可掠夺的。破产一年年迫近。单是利息一项就要付给资本家地主几十亿，作为对他们准许工人自相残杀的报酬。它们走向崩溃的速度比所能预料的要快得多。它们四分五裂；而我们，不仅在苏维埃俄国内部，而且在国外，都是团结一致的。

波兰继续威胁我们。芬兰把比较温和的内阁换成了比较好战的内阁，它也在那里磨刀霍霍。其中究竟有几分真正要打的意思尚难断定，不过它们有军事协定。因此，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军队复员，而应当把所有的军队往西调，不过调动极为困难，因为运输问题严重，交通遭到了破坏。我们知道：波兰人在等我们的士兵走远；[但同高尔察克作战]造成了兵力西调的困难。因此，我们不得不告诉我们的战士：先等一等！令人高兴的是继下乌丁斯克之后又解放了赤塔，这是令人高兴的。当然，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对我们的指挥人员做工作，因为他们想继续前进，再前进一百俄里，说什么那样就能彻底击溃敌人。但我们应当说：不要紧，即使半年之

后再收复西伯利亚也不要紧；而避免同波兰打仗才是重要的。如果造成了这样的形势，那么，波兰地主尽管磨刀霍霍，也会不敢发动战争。常言道：有备就能无患。

我国交通遭受破坏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最富有的国家的交通状况也不妙，它们也在压缩客运量。有些国家是战胜国，从战败国拿贡款的，即使这样，战争也使交通遭到了破坏。在俄国，这种破坏格外严重，因为白军红军都炸毁桥梁。顿河州、北高加索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几经易手，而易手一次就遭到一次破坏。由于不能使我们的军队复员，由于目前处境困难——国家为战争牺牲了一切，什么都遭到了破坏——，我们自然要根据这些情况来考虑自己的口号。我国的经济状况是严重的，这就使我们[不]能放手大干。既然我们同法国和英国的士兵作战都取得了胜利，那么，在国内战线上，我们更加能够取得胜利；但这一斗争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进行的方式也不能同战场上的一样…… 两年前，也就是十月革命后，我们有一两千[万]枪杆子，但没有军队。旧的军队瓦解了，它也瓦解得好，因为它支持的只能是地主和资本家，但新的军队没有马上形成；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学会了按照新的原则在共产党员指导下建立军队，为此还承受了极大的牺牲。任何一个阶层所遭受的牺牲也没有工人党员那么惨重，任何时候牺牲的人数也没有象党员学员牺牲的那么多；在我们军队中服役的旧军队的军官们，校官们，都惊奇地说：要是在沙皇和资本家时代，一个士兵连他现在忍受的百分之一也忍受不了。这些用[冷静的眼光]观察事物和事实的校官们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都说：这支军队之所以取得胜利，就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我们的军队知道，他们正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这是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几经周折才得来的，而且不论在哪一条战线上我们

都不是一下子就取得了胜利。邓尼金曾经进抵奥廖尔，我们是在一次大败之后又奋力作战才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应该把战争中积累的全部经验运用到劳动战线上。但不能机械地照搬，尽管基本的阶级关系没有变。在战争中我们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群众跟着工人走，再者，虽然那些军事专家——沙皇资产阶级旧军队中那些旧的将官和校官几百次叛变我们，而且每一次都使成千的战士牺牲，但我们还是得到了几万名将官和军官，也正是他们组织了我们的军队，尽管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依然同情资本家，并对布尔什维主义持否定态度；这些专家在战争环境中生活，自觉地支持农民和工人，因而获得了新生。就是这种基本关系，这种领导着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专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加以实行，现在在作相应的变动后应该再运用到当前的任务上去。

很抱歉，我稍微扯远了些。现在应当扼要地谈谈生产劳动问题，劳动军的作用问题，工会问题，各种原则的结合问题，以及集体管理制问题。关于劳动军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军事化呢？有两个原因。我们的军队很多，不能一下子调开，因为交通运输遭到了破坏；应当考虑到已经形成的习惯就地加以利用；而且必须恢复经济生活。我们有粮食，有几百万普特，就是运不来；而没有粮食不仅要挨饿，而且任何建设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们既然已经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就必须转到别的任务上去，在当前的斗争中不考虑这一情况也不行。在判断总的形势和估计当前的现实情况时好多次都搞错了。我们有大量的军队，都超过了需要，但既不能把它们解散，又不能迅速把它们调到需要的战线上去。因此要加以利用。这就是我们把一切机关搜刮一空的原因之一，我们曾经说过：一切为了红军。我们为了红军曾经不惜一切，我们说：不管牺牲多大，我

们都要战胜那些为资本家的胜利效劳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连我国的经济也保住。这是正确的论断，工人和农民正是用他们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支持苏维埃政权。劳动群众就是这样表示支持的，这种支持已付诸行动，因此，我们才能从一个本已破坏无遗的国家身上为红军取得仅有的一点东西。在我们经受了两年斗争之后的今天，国家陷于更加破产的境地。我们曾经说过：一切为了战争。既然为了工农的胜利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那就要一切为了完全的胜利，什么也不要吝惜，说干就干。既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那就要有统一的意志，要使所有的措施，所有明确提出的、坚决提出的目标都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做到谁也不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或者阻挡我们前进。我们正在同我们的死敌决一死战，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现在[必须]战胜经济破坏现象。这个敌人的致命能力并不逊色，它使我们饥寒交迫；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却更加可畏，因为国家处在空前穷困的境地。流血战线上的战争结束了，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仍在继续。这种战争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也]是无情的、残酷的，这里同样是既无暇怀疑，也无暇议论，而且我们也不允许……一句话，一切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在两年战争之后，我国的饥荒更严重了。象 1919 ①年年底那么痛苦难熬的日子，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现在国家满目疮痍，饥荒如此严重，人们没有衣服靴鞋，迄今为止俄国还从来没有[民穷财尽]到如此地步，今后它再也不能这样生存下去了。因此，战争在继续，必须抖擞精神鼓足干劲，象无产阶级所做过的那样来行动。过去就是谁挡道就踢开谁，而无产阶级当仁不让进行领导，以便把劳动群众从地主

① 速记记录上误写为“1920”。

和资本家的桎梏下解救出来……因此，在这极端贫困的时刻，这种军事化就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在如此疲惫、贫困、甚至绝望的群众中实行强制是行不通的，这里必须象过去在战场上那样行动，那时就是勇往直前，不容许任何人有丝毫动摇。当时我们不能够先议论能否胜利，而是由共产党员带头冲锋去战胜比我们强大的敌人。目前正需要这样行动，因此劳动军事化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极度破坏的必然产物。我们过去取得了胜利，完全是因为先进的工人、共产党员[超]脱了本行业、本团体、本地区的利益，能够带头冲锋陷阵，英勇捐躯，从而带动了不觉悟的工人。我们今天应该用同样的方法去[消除]经济破坏现象，不过要取得胜利比过去困难，这里靠自我牺牲、凭一时热情是不能取胜的。这里需要持之以恒的组织工作，而这一向是俄国人的弱点。还要把内战时期工人农民表现出来的那种组织才能、那股团结的力量、那种意志的统一坚决保持下来，竭尽全力去扭转以饥荒、寒冷、交通混乱等严重形式呈现出来的崩溃局面，决不被这一切困难所压倒，而引导国家脱离困境，走向繁荣。如果我们能得到粮食，得到食盐，对于没有衣服和靴鞋的农民，我们将不用钞票偿付，而会给予工业品作为交换。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有些富裕的农民握有大量余粮，但不交给苏维埃政权，在政府多次更换之后，他们现在已不愿意承认任何一个政权了。这就需要长期的、顽强的斗争，那种[我们]在戎马倥偬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斗争；我们应当把这一斗争扩展到我们的伟大任务的最广阔的领域里去。我们人手不够，工作人员不够；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人力已经枯竭；所以我们说：若不军事化，若不发挥军人的英勇精神，若不用军事办法集中人力，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因此，工会应当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它手中应当有权，但必须记住苏维埃是领导者。如果我们说，经济问题归

工会，政权归苏维埃，那将是荒谬绝伦的。我们知道，工会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的。因为过去它在提供人力时不惜献出优秀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的要求把他们献给军事部门。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应当支持工会，巩固它，给它帮助，工会不能眼光狭小。

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在同经济破坏的斗争中能够挺住，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在各行各业都具有最高的权力，为了能意识到集体的利益，为了实现意志的统一，这就是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的原因。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不然的话，工会随时都有使人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变成某些集团的利益的危险。指出这一切是必要的，因为我国经济百分之九十遭到了破坏……这一切在战时都发生过，而我们当时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为了一个目的牺牲一切。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解决不了这一问题，那么，任何工业部门、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免于毁灭。这就是为什么在集体管理制问题上，我们说，应当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统一的意志，没有十分坚定的意志，那么很明显，……我们就会象在匈牙利那样⁴被人推翻——这一点是谁都明白的。如果说战时需要坚定性，那么现在也同样需要这种坚定性。如果有人应该说我们应当有集体领导制，在经济管理中应当有集体管理制，[那就必须确定]采用这种体制的可能程度，否则，集体管理制就有把时间浪费到清谈上去的危险。我们要从参加过管理（指在新制度下）的工人中选拔人才，但其中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人非常少，并且他们每个人现在都担负着高级的管理工作。有人对我说，需要集体管理制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管理问题。但是，为了进行管理就需要助手。这一点在中央的提纲中已经说清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它明确规定了应当怎样使用专家。我们不怕使用沙皇时代枪杀过工人的将官，虽然其中有几百人叛变了我们，但几万人却建

立了红军。如果我们不能使用他们，那什么样的共产主义也建不成…… 为了学习管理，我们应当〔给专家们〕配备人民委员和助手。在所有的决定中都作了规定：集体领导成员应有分工，不仅把工作按门类分开，而且每项工作都适合于某个人做。在工人参加管理时，必须使每个工人都清楚这套管理机构，要把每一个多少表现出有行政管理才能的工人由较低的职务提拔上来担任较高的职务，要安排他们担任管理职务，考验他们，提拔他们，要把数以十计的工人列入我们的计划。这一套我们还没有学会，但任何犹豫动摇，不管它在哪里存在，不管它在哪里出现，都应当坚决根除，而且我想，在党代表大会⁵上就将被根除。

我们的处境仍然很困难：流血战线上的战争行将结束，而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将继续进行。经济破坏和灾害都非常严重，必须作出空前的努力，人力的使用决不容有一点点浪费。这就要有高度的意志统一，并且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也要与之相适应。一旦我们战胜了班疹伤寒、饥荒、严寒，以及运输上的〔困难〕条件而获得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困难尽管还尖锐存在，但我们定能摆脱这种困难局面。必须使我们的胜利能让西伯利亚和高加索为我们提供那里出产得最多的粮食和食盐。只是不应当忘记：战场上事情比较简单，而要战胜经济破坏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需要进行长期的持续多年的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才能学会不白白浪费一分一秒，不埋没一个多少表现出有行政管理才能的人才。我们今后决不要浪费时间，决不要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犹豫动摇，决不要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在实行集体领导时常常见到，但我们决不应当听其存在。我们的党代表会议、党代表大会一定要成为能切实解决问题的会议；我们不但要停止争论一般问题，而且要解决实际问题……

主席：是不是有人要向列宁同志提问题。

列宁：请允许我念一张纸条：能不能这样……（念纸条）。

在产品交换部门有专家，他们是否比红军里的多，我不知道。

所有的专家都是资产阶级留下来的，他们都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反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在军队里我们也看到过这种倾向，它的表现就是叛变。我们知道：尤登尼奇之所以进犯彼得格勒，就是因为他同“民族中心”有直接联系；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认为必须抛弃资产阶级专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情况是这样的：人们掌握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能够造资本家的反，而且能够战胜他们。但是，战胜资本家可能比善于同农民资本家进行斗争容易些；每个资本家都有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的工人反对，推翻他们并不困难，可是，我们面对的农民的数量就大得多了。而每一个卖粮食的农民都是资本家。工人们一起来就把沙皇制度推翻了。事情从来就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大生产。团结农民要困难得多，因为这里没有〔这样的〕生产，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特点。如果我们能够建成共产主义，那只是因为农民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教育。我们需要专门人才，也就是专家，因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使用了他们。如果忠于自己事业的无产阶级对此理解得很透彻，那就会知道在这方面困难很大，必须吸收专家参加工作。我们谁学过指挥呢？我们学过怎样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地下宣传工作，但工人何时何地学过管理呢？从前我们没有经验，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们才开始取得这种经验，而当时资产阶级专家具有这种经验已经几十年了。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在红军里我们把它解决了，这里也应该那样，就是每一个专家都应当配备人民委员。如果我们白坐着，那一定会挨打。既然如此，我们的党就应该组织得能够让资产阶级专

家为我们工作,而不是我们为他工作。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连一个部门也建不成。资本家们说,用战争没能战胜我们,最好能用贸易……他们会运来商品,会跑来说:请买我们的吧,至于你们有个什么苏维埃政权,莫斯科的也好,彼得格勒的也好,我们都不管。如果苏维埃政权不实行中央集权,如果无产阶级在战时没有学懂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权,……但我们在两年中毕竟学到了点东西。当然,如果我们白坐着,不垄断对外贸易,……他们就会给农民运来商品,如纺织品和靴鞋,就会拿走粮食,而置俄国工业于死地。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对印度的统治就是如此,那里的三亿人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可是当无产者有了政权,当他们懂得白卫分子不可能来帮忙的时候,我们说:战争并没有结束……①

第一次发表,按未经修正的速记稿刊印

(开封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 张慕良校)

注 释

- 1 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于1920年3月13—14日在凯旋门花园街10号省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厦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俄共(布)中央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提纲。提纲规定要动员熟练工人,实行劳动义务制,实行经营管理军事化和用部队进行经济建设。

代表会议用了很大力量来讨论组织生产管理、吸收专家参加经济建设的问题,以及工会在完成经济任务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的问题。

代表会议的第一天,列宁作了这里发表的关于俄国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状况的报告。

各次省的党代表会议都是在专区代表会议之后举行,专区代表会议是党公开以后才召开的。第一次专区代表会议的举行时间是1917年4月17日。

从第九次(1919年1月)到第十七次(1920年3月13日—14日)的代表会议都称为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在此期间,还另外举行了许

① 速记稿到此中断。